

# 河北孟村方言中的三组认识情态表达形式

高 亮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北京 100085)

**摘 要:**孟村方言中有三组特色的认识情态表达形式:a.“当”组:“当不(着/的)””;b.“横”组:“横(着/的)””;c.“铁”组:“铁着/的”。这三组表达形式具有不同的情态语义特征。“当”组主要表达“可能性”揣测,情态量级相对较低;“横”组和“铁”组的揣测常带有言者的倾向性,主要表达应然或盖然性推测,情态量级相对较高;此外,“铁”组还具有加强反问语气的作用。三组认识情态表达形式语义特征不同,在人称选择、句法位置、句子类型等句法方面的表现也不同,情态语义特征与其句法表现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互动性。

**关键词:**孟村方言;认识情态量级;“着”;“的”

**中图分类号:**H1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10(2022)04-0037-04

## 一、引言

孟村县全称孟村回族自治县,位于河北省沧州市东南约 50 公里处,东邻海兴县、盐山县,南邻南皮县,与山东省德州市临近,西北邻沧县,北接黄骅市。从河北省方言区划上看,孟村方言属于冀鲁官话区沧惠片黄乐小片。孟村方言中有三组有特色的认识情态表达形式:a.“当”组:“当不(着/的)””;b.“横”组:“横(着/的)””;c.“铁”组:“铁着/的”。这些表达均包含“着/的”。

情态一般包含动力、道义以及认识三种语义类型。动力情态“与能力或意愿的意义相关”<sup>[1]</sup>,如“能够、愿意”等。道义情态与许可或必要的意义相关,如“可以、必须”等。这两者又合称为根情态(root modality)。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表达说话人对命题为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看法或态度<sup>[2](P42)</sup>,如“可能、一定”等。在普通话中,情态动词通常不与“着/的”连用构成“情态动词+着/的+动词”结构,如例(1-3)。

(1) \*我能够着/的说汉语。(动力情态)<sup>①</sup>

(2) \*你必须着/的离开这儿。(道义情态)

(3) \*明天可能着/的下雨。(认识情态)

但在孟村方言中,虽然根情态动词一般不能与

“着/的”(在孟村方言中“着”读作[tʂou<sup>0</sup>],“的”读作[ti<sup>0</sup>])连用,但存在一些“X 着/的”结构可以表达认识情态,其中包括本文论及的三组认识情态表达。这三组表达虽然都主要表示揣测,但具有不同的情态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情态语义特征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情态量级方面。认识情态量级是指说话人对其所表达的命题能否成真的把握性程度,也被称为情态强度<sup>[3]</sup>、情态梯度<sup>[4](P83)</sup>等,一般分为可能性、应然性<sup>[4](P83)</sup>或盖然性<sup>[2](P160)</sup>、必然性三级。“当”组主要表达“可能性”揣测,情态量级相对较低;“横”组和“铁”组的揣测常带有言者的倾向性,主要表达应然或盖然性推测,情态量级相对较高;此外,“铁”组还具有加强反问语气的作用。情态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之间往往具有明显的互动性<sup>[5]</sup>,本研究将从这一角度出发来描写和比较孟村方言中这三组特色的认识情态表达形式。

## 二、三组认识情态表达的情态语义特征及其句法表现

### (一)三组认识情态表达的情态语义特征

#### 1. “当”组的情态语义特征

“当不(着/的)”在孟村方言中读作[tan<sup>42</sup> bu<sup>0</sup>(tʂou<sup>0</sup>/ti<sup>0</sup>)。在孟村方言中,“当”组实际有“当不”

收稿日期:2022-09-13

作者简介:高 亮(1988-),男,河北孟村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儿童语言习得。

“当不着”“当不的”三种表达。这一组认识情态表达形式的语义特征为“可能性”揣测,即说话人对所说命题能否成真持中立态度,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性,是一种单纯的“揣测”。

(4)明儿当不有雨,你就别上地里干活儿啦。(明天可能有雨,你就别去地里干活儿啦。)

如(4)中说话人对“明天有雨”和“明天没有雨”这两个命题能否成真的把握性相差不多,可对应普通话中的“可能”。虽然说话人的揣测难免会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性,但这里并不旨在向听话人展示自己明显的态度倾向性。在山东德州<sup>[6]</sup>、枣庄<sup>[7]</sup>、河北武邑<sup>[8]</sup>等地区也有类似的用法。

## 2. “横”组的情态语义特征

“横(着/的)”在孟村方言中读作[xəŋ<sup>42</sup>(tʃou<sup>0</sup>/ti<sup>0</sup>)],本字存疑<sup>②</sup>,主要有“横”“横着”“横的”三种表达形式。这三种表达形式中的“横”也可替换为“横成[tʃ<sup>h</sup>əŋ<sup>1</sup>]”。由于“横成”的本字未定,且我们未发现其意义和用法与上述三者存在明显差异,所以不再对其做进一步探讨。这一组认识情态表达的量级相对较高,说话人对所说命题能否成真有自己的倾向性,即说话人从事理、物理等角度推测所说命题很有可能为真,可对应普通话中的“很可能”,在已有研究中被称为盖然性或应然性。

(5)明儿横有雨,你就别上地干活儿啦。(明天很可能有雨,你就别去地里干活儿啦。)

如(5)中说话人对“明天有雨”这一命题的提出,可能是出于看了天气预报,或者通过气象观测等别的渠道获得了相关消息,确切来说是一种“推测”。在东北<sup>[9]</sup>、山西晋城<sup>[10](P9)</sup>、河北临西<sup>[11]</sup>等地区也有类似的用法。

## 3. “铁”组的情态语义特征

“铁着/的”在孟村方言中读作[t<sup>h</sup>ie<sup>312</sup>(tʃou<sup>0</sup>/ti<sup>0</sup>)]。在孟村方言中,“铁着/的”表达一种高量级的认识情态,如例(6)。

(6)a. 河水铁着/的会倒流吗? b. 都半夜了还亮着灯,铁着/的他还没睡?

“铁着/的”在孟村方言中使用较多,用法也较灵活,大体相当于普通话中的“难道”。“难道”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有两个用法:a. 加强反问语气,如“河水难道会倒流吗?”可以解读为“河水不会倒流”;b. 表示揣测的语气,如“都半夜了还亮着灯,难道他还没睡?”该句不可以解读为“他睡了”。上述两个句子中的“难道”都可以换成“铁着/的”,如(6)。首先就表揣测的“铁着/的”来说,其情态量级是比较

高的,言者往往拥有了某些证据才做出判断,如上述例句中“还亮着灯”就是言者做出“他没有睡”这一论断的依据。此外,这种高情态量级也体现在加强反问语气用法中。反问句本身具有较强的口气特征,虽然不能说用于反问句中的情态表达都具有高量级认识情态,如“他这样的人还可能有什么事?”中的“可能”为低量级情态词,但“铁着/的”与“可能”不同,只能用于问句中,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实际上,“难道”的上述两种解读很多情况下需要依赖具体的语境才能判断<sup>[12](P39-40)</sup>,并非截然分开的。但不管是哪种解读,这些问句往往表达言者对命题成真具有较强的把握,不是一般的询问和揣测,更接近“断言”,是一种高量级的认识情态。

整体来看,“当”组主要表达“可能性”揣测,情态量级相对较低;“横”组和“铁”组的揣测常带有言者的倾向性,主要表达应然或盖然性推测,情态量级相对较高;此外,“铁”组还具有加强反问语气的作用。不同的情态语义特征常会有不同的句法表现。我们接下来从句法表现方面来比较这三组表达形式的异同,进一步印证上述归纳所得的情态语义特征。

## (二)三组认识情态表达的句法表现

### 1. 三组认识情态表达的人称选择

(7)你/他当不/横着还不知道,小明已经回北京了。(你/他也许还不知道,小明已经回北京了。)

(8)a. 你/他铁着还不知道?! 这消息已传遍整个学校啦!(你/他难道还不知道? 这消息已传遍整个学校啦!)

b. 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这点儿道理你/他铁着还不懂嘛?! (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这点儿道理你/他难道还不懂嘛?!)

c. \*你/他当不/横着还不知道?! 这消息已传遍整个学校啦!

朱丽(2005)较早指出揣测语气与人称有密切关系<sup>[12](P44)</sup>,本文中的三类情态表达也包括在朱丽的揣测语气中。该文指出揣测是一种不确定性推理,言者通常对自己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揣测语气多用于非第一人称,如(7、8)中的主语是“你/他”等非第一人称。不过,由于“铁着”的情态高量级和疑问特征,与前两组表达不同,“铁”组表达所在的句子常包含某种强烈的情感或态度倾向,如(8a)“你/他铁着还不知道?”包含既然消息已经传遍整个学校,“你/他”应该知道的意思。(8b)也包含这点儿事“你/他”应该懂的意思。这组句子中的“铁着”都不能换成“当”组和“横”组,不是表达单纯的揣测,如

(8c)。

(9)a. 这么晚了,雨还没有停,我当不着去不了你家了。

b. \* 这么晚了,雨还没有停,我横去不了你家了。

(10)a. 我横把钥匙忘屋儿了。(我很可能把钥匙忘家里了。)

b. \* 我横明儿去北京呢。<sup>[10](P9)</sup>

(11)a. 你一定没忘交电话费吧?

b. 我一定不会忘交电话费。<sup>[12](P44)</sup>

当然,揣测语气多与非第一人称连用只是一种倾向,由于对外界环境、人、事的不确定,言者也会对自身的情况进行揣测。但在与第一人称共现方面,三组表达形式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当”组与第一人称的共现较为自由,如(9a),由于雨停的时间的不确定性,导致言者对自身情况产生了不确定性。但该例不可以换成“横”,如(9b)。关黑拽等(2019)曾指出晋城方言中的揣测语气副词“横/横是”与第一人称连用只能用于表达已然事件的句子中<sup>[10](P9)</sup>,如(10a),不能用于表达未然的句子中,如(10b)。这与孟村方言的情况是一致的。(9b)表达的就是一种未然事件。但为什么同样表达认识情态,一个可以用于未然,一个不可以?这可能与两组表达的认识情态量级有关。对与言者自身相关的已然事件的揣测,主要表达一种认识,对事件的把握程度可以根据言者掌握的情况或证据的多少做调整,使用低量级或高量级认识情态。但当对与言者自身相关的未然事件进行评价时,除了表达言者自身的一种认识以外,还具有了对即将发生的未然事件承诺或宣告的意味,这意味着言者承担了更多的言后责任。出于掩饰或弱化这种言后责任的语用目的,言者往往多采用低量级的认识情态表达。如(9)中的情况,如果采用“横”,会传达出言者本来就不想去的解读,是不恰当的。当然,如果言者想要凸显愿意承担责任的意愿,也可以使用高量级情态表达,不过这时便不再是认识情态,而是道义情态,如“一定”在(11a)中表达认识情态,在(11b)中表达道义情态。<sup>[12](P44)</sup>

(12)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我铁的还不知道嘛?

而当“铁”组与第一人称连用时,基本只能做加强反问语气的解读,不能做单纯的揣测语气解读,如(12)表达的是一种高量级认识情态,意味“我当然知道”,而不是对自己知道或是不知道做出揣测。

## 2. 三组认识情态表达的句法位置

(13)(a. 横/当不着)明儿(b. 横/当不着)有雨。

(明天可能有雨。)

(14)(a. 铁着)明儿(b. 铁着)有雨?(难道明天有雨?)

(15)都这个点儿了,(a. 应该)他(b. 应该)已经到家了。

(16)A:明天有雨吗?

B:当不/横的。/\* 铁的/着。/? 当不/横着。

普通话中的情态动词主要位于动词前做高层谓语,也可以独用回答问题。语气副词,如“难道”可位于句首和句中,一般不能独用。较之普通话中的情态动词和语气副词,孟村方言中的这三组表达形式,句法位置更为灵活,它们都可以用于句首和句中,如(13、14)。句法位置之所以如此灵活,原因有二:一是认识情态较之根情态是更外围的情态,作用域包括整个命题,因此位于句首比较常见。二是这三组表达都具有非常浓的口语色彩,在口语中一些情感态度性表达的位置更为灵活。实际上,在普通话一些口语色彩较浓的语境中,认识情态也可用于句首,如(15)。

另外,除了“铁”组外,其他两组也可以独用回答问题,如(16)。因为肯定性答语位置与“铁”组的疑问特征冲突。只不过在独用情况下以用“的”为主,用“着”接受度不高。这可能与“的”“着”本身的功能特征有关。“着”主要表达动作或事态的持续体貌,“的”主要表达“确认”的语气。因此,作为对前文内容的确认或评价,“的”通常具有比较强的情感,更适合用于独用答语位置。在孟村方言中,还有很多由“的”构成的类似表达,如(17)中的“可是的[kə<sup>55</sup> sɿ<sup>0</sup> ti<sup>0</sup>]”“管是的[kuan<sup>55</sup> sɿ<sup>0</sup> ti<sup>0</sup>]”都表示必然性肯定,其中的“的”都不能用“着”来替换。

(17)A:你这件衣服真漂亮!

B:可是的!我花了一千多买的。(当然啦!我花了一千多买的。)

A:一千多不算贵?

B:管是的!花的又不是你的钱。(当然啦!花的又不是你的钱。)

实际上,现在普通话中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情态动词+的”独用结构,这可能正是受到了北方方言的影响,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这些表达中的“的”也常读作[ti<sup>0</sup>],而非普通语音[tə<sup>0</sup>],如(18),“必须的”表达了说话人对“去花家舍”的必然性肯定。

(18)“出院后,你打算怎么庆祝?”“当然得去一趟花家舍。”“为什么是花家舍?”“只能是花家舍。嘿嘿。必须的!”她很不喜欢“必须的”这个流行语,进

而讨厌所有的东北人。(格非《江南三部曲》)

(19)A:你把钥匙忘哪儿了?

B:当不着忘家啦,当不着忘车上啦。/?  
当不的忘家啦,当不的忘车上啦。

另外,在如(19)所示的表达不确定性的并列复句中,人们更常使用“当不(着)”,而非“当不的”,原因就在于后者中的“的”使“当不”具有了一定的确认语气。而确认语气与这类并列复句所突出的说话人的不确定态度不和谐,因此在这个句式“当不的”的接受度不如“当不(着)”高。

### 3. 三组认识情态表达的句子类型

(20)A:你把钥匙忘哪儿了?

B:当不着忘家啦,当不着忘车上啦。/\*  
横着忘家啦,横着忘车上啦。/\* 应该忘家啦,应该忘车上啦。(可能忘在家里了,也可能忘在车上了。)

(21)明儿当不/横/铁着有雨吗?(明天可能有雨吗?)

(22)a. \* 都这个点儿了,他应该已经到了吗? /  
都这个点儿了,他应该已经到了吧?

b. \* 都这个点儿了,他横着已经到了吗? /  
都这个点儿了,他横着已经到了吧?

言者的猜测、推理与祈使的语用功能相矛盾,揣

测语气通常不能出现在祈使句中<sup>[12](P42)</sup>,本文探讨的三组表达也不例外。“当”组和“横”组可以用于陈述句,但二者由于情态语义特征的差异,在一些陈述句中限制不同。如在并列复句中,主要使用“当”组,不使用“横”组,如(20)。这是由于“横”组表达中的态度倾向性与并列复句的不确定句式意义冲突。“铁”组表达不用于陈述句中。

在疑问表达中,三组情态表达都能用于是非疑问“吗”字句中,如(21)。但在表示已然事件的揣测性疑问时,“横”组表现出与普通话中表应然性的“应该”相似的特征,一般不用于是非问“吗”字句,而多用于“吧”字句中,如(22)。这是由于“吧”往往体现言者一定的态度倾向,与应然性“推测”的情态语义相谐。这也再次印证了“横”组的情态量级高于“当”组。

“铁”组主要用于反问句中,当表达加强反问语气时,不能被“当”组和“横”组替换,如(8c)。因为反问句已经体现了较强的断言性,与“揣测”和“推测”不谐。

## 三、结论

将三组情态表达句法语义特征的异同以表格的形式呈现(表1)。

表1 三组认识情态表达句法语义特征对照表

| 组别   | 情态量级 |    | 人称选择 |      | 句法位置 |    |    | 句子类型 |   |   |    |
|------|------|----|------|------|------|----|----|------|---|---|----|
|      | 可能   | 盖然 | 非一人称 | 第一人称 | 句首/中 | 独用 | 祈使 | 并列   | 吗 | 吧 | 反问 |
| “当”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横”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铁”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表1中,可以更直观地看到:第一,三组认识情态表达情态量级不同。“当”组情态量级相对较低,其他两组相对较高。第二,在人称选择方面,三者都可以与非第一人称共现,差异主要体现在与第一人称的共现方面。虽然三组认识情态表达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与第一人称共现,但“当”组更为自由,其他两组相对受限,在表中我们用“?”标示。第三,在句法位置方面,三者都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差异主要体现在独用方面。“铁”组不能独用,其他两组在独用时用“的”的接受度较高,用“着”的接受度较低,所以我们标记了“?”。第四,在句子类型方面,三组表达都不能用于祈使句中,由于各组的情态语义特征的不同,在陈述、疑问语气内部各小类句型中表现不同。其中“吗”列中的“?”表示“横”组一般不与未然的“吗”字句共现。整体来看,三组情态表达的语义特征与它们的句法表现具有明显的互动性。

注释:

- ① 没有特别说明,例句前的“?”表示该句接受度不高,“\*”表示该句不合乎语法。
- ② 本研究主要关注语义和句法问题,文中的本字(包括“横、铁”等)尚需进一步考究。

参考文献:

- [1] 谢佳玲. 汉语的情态动词[D]. 新竹:台湾清华大学, 2002.
- [2] 彭利贞. 现代汉语情态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3] Taylor John R. Cognitive Gramma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4] 徐晶凝. 现代汉语语情态研究[M].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8.
- [5] 高亮. 情态解读与句法层级的互动——以“要”为例[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 (3): 70-80.

(下转第89页)

tangibl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ebei Provinc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e; rural 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张胜广]

(上接第 40 页)

- [6] 曹延杰. 德州方言志[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1.
- [7] 邵园园. 枣庄方言副词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 [8] 张晓静. 河北武邑方言语法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4.
- [9] 王艳丽. 东北方言或然类语气副词研究[D]. 长春: 东

北师范大学, 2020.

- [10] 关黑拽, 谢如鹏. 山西晋城方言“横”“敢”类语气副词研究[J]. 汉字文化, 2019, (2): 9-11.
- [11] 倪焱. 河北临西方言副词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8.
- [12] 朱丽. 揣测语气和揣测语气副词[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05.

## On Three Groups of Epistemic Modality Expressions of Mengcun Dialect in Hebei Province

GAO Li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ive groups of epistemic modality expressions in Mengcun dialect: a. Group DANG: dangbu (zhou/di)(当不(着/的)), b. Group HENG: heng (zhou/di) (横(着/的)); and c. Group TIE: tie zhou/di(铁着/的). These three groups of expressions have different modal semantic features. Group DANG expresses possibility, which is a relatively low epistemic modality; Group HENG and TIE express probability, which is a relatively high epistemic modality. In addition, group TIE has the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the rhetorical tone. This present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dality strength and their syntactic behaviors, such as person selection, syntactic position, sentence type, etc.

**Key words:** Mengcun dialect; epistemic modality strength; zhe(着); de(的) [责任编辑:罗萍]

(上接第 63 页)

- [10] Smith-Rosenberg C.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1] 刘永杰. 爱与死亡: 尤金·奥尼尔的性别理论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 [12] 高子媛. 尤金·奥尼尔《通往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自传色彩[J]. 四川戏剧, 2021, (03): 49-54.
- [13] 刘岩. 西方现代戏剧中的母亲身份研究[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

## Sadness and Happiness: The Journey of the Rebellious Mothers in Eugene O'Neill's Plays

ZHANG Shu-m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In Eugene O'Neill's plays, the three mothers, Abbie, Nina, and Mary from *Desire under the Elm*, *The Strange Interlude*, and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are all rebellious mothers.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their sadness and happiness as mothers and the causes of their sadness and happiness unravel their respective paths in life. Not willing to be hemmed in by the restriction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mposes on them, the three mothers fight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system in their own way and therefore pay the price and experience sadness. However, they more or less escape the moral blackmail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pursuing their own lives and happiness. Only by completely breaking the constraints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on the mother's self-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ing a truly equal gender culture for men and women will families and society be more harmonious.

**Key words:** Eugene O'Neill; the image of rebellious mothers; *Desire under the Elms*; *Strange Interlude*;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责任编辑:罗萍]